

世廟識餘錄
七

世
國
誠
錄
卷
七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瑚各劾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掩敗爲功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龐尚鵬從實覈

報至是嘉賓等奏覈岑港倭凡五百餘人于三十六年十二月隨王直至求市易及王直被擒見官兵浸逼燒船上山據險屯駐至三十七年七月間攜帶銅油鐵釘移駐河梅造舟至十二月舟成於十三日開洋去訖今泊福建浯嶼其溫州三十七年之寇則自

三月間至流劫樂清瑞安永嘉平陽等境府城及瑞安樂清二縣盤石寧村等所皆被圍逾月殺指揮劉茂朱廷鏞千戶周賓百戶劉源李爵秦杭鄉官僉事王德醫官王崇大等至六月初由飛雲港等處開洋而遁其台州之寇亦同三月乃由松門澶湖登岸流突臨海黃岩太平仙居寧海天台等境且徧府城及太平縣城數被攻圍觀海衛百戶陳椿太平縣典史葉宗皆死干賊至五月十九等日自弟現大清開泮而去天台有遺倭潛突仙居臨海知府譚綸督兵夫逐捕至六月初六日擒斬盡絕以上岑港溫台失事

始末大都如此。至於文武諸臣功罪如叅將戚繼光、勦賊無功、通番有跡、叅將張羅不能邀截、縱寇復逞、把總劉英遺賊酒米、信地失防、所當重究。原任叅將張鐵寧村失守、全軍覆沒、把總梅魁遇賊先逃、喪師罔恤。千戶朱光透漏軍機、按兵縱寇。千戶王世臣朱諫聞警、委舟臨敵、撒防指揮劉大有、胡鎮、李荀等千戶、張輔等百戶、高世安等志切保身、望風奔潰。以上諸臣均當重究。副使袁祖庚、曹金等機宜弗審、制禦全疎、但已經革任、似應免究。兵備副使陳元珂擁兵自衛、防守不嚴、所當降調。先任海道副使、今陞巡撫。

王詢綜理雖乏先事之防而失事則在離任之後似應寬處至若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柔佞憮人奸邪巨蠹欺君悞國養寇殘民岑賊移駐柯梅自焚丹厰全浙所共知也乃稱官兵攻剿而妄行奏報欲飾其玩寇之愆溫台極被創殘荼毒人心所共傷也乃稱斬獲數多而更以捷聞求掩其殃民之罪擁勁兵以自衛惡聞警報之宵傳罪將領以文奸專冀本兵之內召庶耻掃地沉湎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而伏地歡呼贊趙文華爲島夷之帝携妓酣飲于堂上而迎春宴客視總督府爲雜劇之場萬金投款權

臣而醉發狂言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里追回章䟽而旋更情節曲致其欺罔之私納賄弄權出犴獄之巨奸若盜賊朱光等權倖將領專官給餉縱滑稽之武弁若指揮陳光祖富擬陶朱貪黷因仍征輸繁急喜通夷情爲得策啓軍門倭主之謠指扣侵邊餉爲長規有總督銀山之號招藝流而厚加養餼盈庭皆狗鼠之雄假贊畫而陰爲利謀入募悉衣冠之盜蔑視法典溷亂官常此一臣者宜置之重辟以用彰天討洩人心之憤者也䟽下兵部議得旨繼光羅英革任仍同鐵魁等下按臣逮問祖庚等免究元珂降調宗

憲詢策勵供職按是時宗憲以王直功爲時宰所忌故言官阿旨論之而聖明終不之罪也

贈故兵備右叅政任環爲光祿寺卿命有司建祠蘇州府以時致祭仍廕一子原籍衛所副千戶環山西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知滑縣陞蘇州同知倭寇犯境環身率疲卒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俘斬甚衆以功陞僉事加副使右叅政俱仍舊任環志欲平倭衣服皆自識其名誓必死賊賊猝犯蘇州諸城門皆閉郊關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拔劍洞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德之後以毋喪守制卒于

家至是吏科給事中徐師曾請贈官秩祀以報其功。故有是命。按環故忠義士能不避艱險遇賊直前乃其所長。國史叙其俘斬甚衆恐非實錄。

南京鎮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舊例南京各營官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拆色銀五錢及馬坤爲南京戶部尚書奏減拆色銀爲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是時坤已召入爲戶部代之者尚書蔡克廉病不事事。比歲大侵米石至銀八錢軍中爭求。

復拆色頗不見理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懋官猶未支給是日振武營軍操期振武營者南京兵部尚書張鏊以海警創設者也初議選各營精銳不足乃益以四趨健然京卒怯脆中選者不及十二其所團集大抵皆惡少游手無賴者晨集將赴操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墻出因仆地不能起諸軍競前撲殺之懸其死于市痛加詆辱仍大呼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爾所欲衆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大會於內守備廳兵部侍

郎李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越牆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不可得。朝廷在上，爾輩欲何爲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補減拆糧餉。始散。按是時李遂不以梟叛，慰叛軍，亦得權宜解散之術。大都士大夫，偶遇猝然之變，惟神氣鎮定，則兇邪自消矣。

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顏，以失職家居，鬱鬱不樂。怨大學士嚴嵩謀，因事搆之。當歲首，密使人入京，於城門關市中，悉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

已遂上疏言臣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

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

則重臣猶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
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
從則出仕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
大殷災皆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

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鹽國後有謗者

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爲負國言之雖死爲報

國臣寧一言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

君相相信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覽是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若

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嫺何疑也。蓋自言者倡爲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二王與嵩皆

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

輔以益加忠謹。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于王

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于

嵩。則君相相信儲可得安也。何謂分封。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說。則殘隙所由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于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天慈。爲王纒綬。但官府不宜久處。山川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

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

制於情。似爲兩盡。則兄弟相保而儲可得安也。何謂總攬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疇大。而欲子安於

無事也。不觀今之時何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大
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
事權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若
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愛

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
涵養冲資，討論往古得失，扣切廟於仁孝之道，而一
毫外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
又非勤倦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願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
則父子相體而儲可得安也。內外各守彝翰，彼此亦

無猜妨。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

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

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忘直。諫

是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宗

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肱之託。察臣愚始終爲

主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

首而爭効。闕下者哉。疏奏閣臣嚴嵩等票擬下禮

部看詳。上不悅曰。汝等擬下部看。欲以何爲。若用

其言。只管郊廟告行何如。于是嵩等復言。希顏疏

意可疑當令禮部會同三法司看詳上復諭高曰

汝昨一見彼疏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

懷逆之意在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子爲儲帝誰

可建者其再同三輔票來是日復降手諭曰細邪必

無可赦之理令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

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卽攻輔相槩可見矣部衆皆

大臣又謂阿諛可聞之耳目官乃摘疏中建帝之說

命禮科會同各科道集議以聞於是給事中藍壁等

奏希顏怨望傾險大逆不道法司擬坐妖言惑衆律

上從之詔所在巡按官即時處斬仍傳道四方梟